



协办:历下区作协 邮箱:qlwbqst@sina.com

## 不曾干涸的浆水泉

□宋文东



说起浆水泉这个名字,大概济南人没有不知道的,浆水泉村、浆水泉水库、浆水泉路等地名,都是以这个泉命名的,可见其知名度之高。

与市区各名泉不同的是,浆水泉不是平地冒出来的,而是从山体里涌出来的。距浆水泉南面四五百米处有座水库,也是用浆水泉命名的。水库东边的山叫回龙山,也就是浆水泉的发源地;西面的山叫老虎山,浆水泉村就位于老虎山的北麓。有趣的是水库两边的山上各有一个洞穴,相传这两座山是二郎担来的,山上相对应的山洞便是扁担眼儿,是二郎担山的佐证。横跨两山之间的水库大坝长二千米,宽六米,具体是哪年修建的我不大清楚。夏季雨水充沛季节,洪水常常漫过堤坝形成一道飞瀑,从高



达百米的坝顶飞泻而下,像银河倒悬似的,云蒸霞蔚,水雾弥漫,甚有气势。

浆水泉大坝下面是一条泄洪大沟,蜿蜒向北穿过市区而去。浆水泉就位于回龙山的西北麓,离泄洪大沟底有三四十米远,泉洞口宽不足两米,用大理石方方正正地砌了个门,门楣上方写有“浆水泉”三个黑体大字。进得洞来,有四五级水泥台阶下去,洞穴里的泉池南北长五六米,东西宽三四米,呈不规则的椭圆形。泉池水深不足两米,水甚清澈,连池底的石块大小形状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洞四周的岩石是石灰岩,凹凸圆滑,全都湿漉漉的,有的地方还生有青苔。洞顶离水面高低不等,最高处接近两米,大滴大滴的水珠像断线的珍珠一般从洞顶滴落到水池里;洞里面的滴水声音似乎更大一些,滴水的频率也更快,已是哗啦哗啦的水流了。因为洞内深处的光线比较黯淡,根本看不清流水处在什么位置。这眼泉是否还有别的泉眼,泉眼又在哪儿,也无法弄清楚。每天络绎不绝的人们来打水,而泉池里的水却始终看不出少来。我曾经问过一位来打水的村民,这眼泉是否干涸过?村民回答说,他长了五十多岁,是吃这眼泉的水长大的,还不曾记得这泉干涸过呢。

泉洞的南侧,济南市名泉管理办公室于2004年立了一块

石碑,碑文上记载了此泉的历史传说和修葺过程。传说:有一蒋姓老者,游历了全国无数地方,来到回龙山,相中了这处风水宝地便不想离开了,但苦于无水,便沿着山麓找水,找到浆水泉这处地方,见山石湿润,乃凿石求水,泉水乃出。因泉水为蒋姓老人开凿出来,甘甜清冽,人们便给这眼泉起名蒋水泉;“蒋”与“浆”同音,又因泉水似琼浆玉液,故名浆水泉。浆水泉,从金代起即列入了济南市72名泉录。2004年,济南市历下区姚家镇政府和浆水泉村委会为方便群众打水,重新整修了浆水泉。

浆水泉主泉洞的北面还有两个泉井,它们与主泉洞相距约二三十米远,一眼开着口,水井深三四米见水;另一眼,井口有铁算子盖着,看不见里面的情况。那天,我去考察浆水泉,我见有个中年男人正用绳子拴着水桶在敞着井口的这眼泉里汲水,就有点好奇,便问,兄弟,在南面的泉洞里汲水不是更方便吗,你为什么在这里费这个劲儿呢?中年男人笑笑说,我们家多年来一直吃这眼泉的水,习惯了。

浆水泉村与浆水泉一沟之隔,有百十户人家,村民祖祖辈辈靠这眼泉过活。不过现在这个村子已经整体拆迁,只在大坝东侧还散居着几户人家没有搬迁,不知道他们是留恋这块土地,还是舍不得这眼泉。

实录

【休闲地】

## 百园卧波的园博园

□陈莹

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”中国最古老的诗歌,萌发于河边,一湾碧水,就是一张素洁透明的诗笺。

长清湖,正是这样一张诗笺,抒写着108篇锦绣华章。

请看,一条清澈的小河,从泰山脚下迢迢迤迤而来,枯水期溪流潺潺,多雨季波涛滚滚,千百年源远流长,汇聚成一注浩淼的水泊。“大跃进”时,长清人拦河成湖,是为“东风水库”。可惜“东风”只窝风,不存水,是一把“漏壶”。直到半个世纪后,大学科技园落户长清,重新对“壶底”进行了补漏治理,才化腐朽为神奇,最终成就了长清湖这方“风水宝地”。

无论是山川土石,还是花草树木,只要沾了活水,就有了灵性。2009年,以长清湖为依托,迅速生长出一片园林——济南园博园,第七届中国(济南)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在此举办。全世界的园林精华,浓缩集结在具有1400多亩水域的长清湖畔,占地5100多亩,展出总数达到108个。百园卧波,气势恢宏;湖光山色,风情万种。这片举世无双的博大园林,集山、河、湖、泊、城于一体,突出了“天圆、地方、人和”的科学理念,美轮美奂,相得益彰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曾经无数次走进园博园,每次都会沉醉其间,流连忘返。

春天的早晨,我喜欢在园中漫步,观蜂飞蝶舞,沾花香满衣。无风的时候,长清湖波平如镜,倒映着绯红的朝霞与青翠的山影;临湖的园林投影其中,端庄儒雅,静若处子。每当微风拂过,波光粼粼,湖面抖动七彩的绸缎;水底的园林随之飘忽摇摆,如欢快的少男少女,在硕大的舞池中柔姿曼舞。百园轻吻着湖水,春意荡漾;湖水爱抚着百园,脉脉含情。我的灵魂深处,便会响起青春的歌谣。

夏季的傍晚,我最爱到湖中泛舟。俯看成群结队的鱼儿在瓦蓝的湖水里嬉戏,任凭洁白如雪的浪花打湿脸颊。带一份闲情逸致,远眺沐浴在夕阳余晖里的主题展馆,一派金碧辉煌,绚丽夺目。齐鲁园,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,删繁就简,浓淡相宜;现代都市园,像一群意气风发的弄潮儿,引领着潮流和时尚,叹为观止,非同凡响;国际园,标新立异的设计风格叫人惊羡,新奇浪漫的异域情调令人神往。

更多的时候,我会伫立湖边,悄悄与108座展馆对望。一湖激池水光,为园林建筑增添了灵动的神韵;百园错落有致,衬托出万顷碧波的天生丽质。面对园林,我有时会神思恍惚,仿佛正与梁山英雄们倾心交谈,默契呼应。昔日108好汉凭水称雄,个个性格鲜明;今朝108处展园卧波成景,座座毫不雷同。这是多有意思的历史巧合呀!

随着季节变化,园林风光亦是各有千秋。古人所喻:“春山淡泊而如笑,夏山苍翠而如滴,秋山明净而如妆,冬山惨淡而如睡。”如果将“山”换作“园”,换作“湖”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百园卧波,大气磅礴,是一幅立体的巨画,一首有形的长诗。绕湖一圈,逛遍百园,四海美景尽收眼底,世界风光悉入脑际——这又是多么神奇的心灵之旅啊!

【历下亭】

□徐友梁

经过几天的“十面霾伏”,天终于放晴了。湛蓝的天空,明媚的阳光,真让人觉得舒服。

何不趁着这好天气晒晒被褥?找到根电线当晒条,将其拴紧、绷直,然后将值班室的三床被褥抱来挂到上面。

久违的阳光照射到脸上、身上,顿觉暖洋洋的。童年的冬天,我特别喜欢这灿烂而温暖的阳光,它曾带给我许多美好的记忆。那时老家的屋后,有一块不大的空地,常用来晒粮食。空地的四周,生长着许多树木,有槐树、杨树、枣树,还有梧桐树。几条粗细不均的绳子,将它们连在一起,那便是晒条。

每到秋高气爽的日子,母亲便将全家人的棉被都拆开,被面和被里都反复洗过,连同被套一起挂到晒条上去。等晒好后,便是絮棉花、缝被子——

## 暖暖的“太阳味儿”

这可是项费时费力的工作。

计划经济年代,物资极其稀缺,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。那些做棉被用的布料和棉花,都是父母亲省吃俭用,今年三尺、明年半斤地从供销社买来的。旧的被套不舍得扔,母亲将它们晒干后,一团一团地扯蓬松了,连同新棉花一起絮到被子里。被里被我们蹬出了一个个窟窿,母亲便用布头打上补丁。花色很难保证一致,但总是方方正正,针脚细密。

晴朗的上午,母亲常将家里的被褥都挂到晒条上。中午,各种颜色的被褥渐渐膨胀起来,摸上去非常柔软、舒服。微风中,树木轻轻地摇晃着;树木间,被褥轻轻地摇晃着;阳光下,我的心也轻轻地摇晃着。

数九寒天,北方呼啸。吃过晚饭,我早早地钻进被窝里,一

股暖暖的、好闻的香味儿扑面而来。我好奇地问母亲这是什么味儿,母亲笑着说:“这是‘太阳味儿’。被子都晒了一天了,到了晚上,太阳就钻到你的被窝里了!”我不禁用力地嗅着这喷香、美妙的“太阳味儿”。忽然,昏暗的屋子里仿佛一下亮堂起来,像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,浑身暖洋洋的,惬意极了!

现在居住的小区里,人们充分利用仅有的几棵树,拉起了一根又一根晒条。每逢晴日,晒条上便挂满了被褥和衣物,犹如迎风招展的“万国旗”。我也经常将被褥挂到外面去晒,尤其是连阴天被褥有些潮的时候。晚上,当我讲起有关“太阳味儿”的故事时,儿子一脸的不屑,调皮地说:“爸爸骗人,哪有‘太阳味儿’呀?被窝里还有我的臭脚丫子味儿呢!”

我不禁茫然起来:小时候家里条件那么差,被子里絮的新棉花那么少,然而我经常能嗅到那暖暖的、好闻的“太阳味儿”。如今家庭条件好了,被子里絮的全是新棉花,为什么偏偏嗅不到“太阳味儿”了呢?

看看小区里,一座座高楼围成了一口“深井”,“井底”到处停满了私家车。抬头望一望四角的天空,经常是灰蒙蒙的,火红的太阳早已蜕变成黄白色。每次收被褥时,都能拍打下许多灰尘,纷纷扬扬的。难怪经常听到人们抱怨:肉和蛋不如过去的香了,蔬菜和水果不如过去的好吃了,什么东西都不如过去用着放心了,就连空气都不如过去的好闻了。

在无眠的长夜里,我更加怀念小时候被窝里那暖暖的、好闻的“太阳味儿”了。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鲁黔

浅秋,大地一片深绿,一帮战友应邀去了西营镇的九如山,外乡人鲜有人知,那是一个只有济南百姓才知道的地方。

驱车至九如山下,乘着电瓶车在盘旋山路间缓缓而上。沿途,群山连绵,峡谷纵横,森林茂密,溪泉潺潺,木栈道贴着透迤的山壁,曲曲折折,且有座座木质仿古亭点缀其间。

电瓶车驶至山根,仰见一座石基筑起的五层木质楼舍,导游介绍说:“该楼是接纳八方来客的旅馆。”观之,似曾相识,豁然想起香港电影《功夫》的场面。梁小龙的“蛤蟆功”怎敌得了周星驰的如来掌法。

举目向周边山峦望去,那

## 感知九如山

蜿蜒错落的栈道,那郁郁葱葱的丛林和葳蕤植被,依稀把我的视觉又带入巴蜀之地的“九寨沟”幻境里。

九如山名称中的“九如”二字,出自《诗经·小雅》。齐宣王亲政时,他的大臣召公歌颂齐宣王而写下一首词,即九种祝福,引申为自然对人的馈赠:“如山如阜,如冈如陵,如川之方至,如日之升,如月之恒,如松柏之茂,如南山之寿,是为九如。”这些话,直白讲就是一堆过年的好听话罢了。古代语言,总是把现代人忽悠得似懂非懂……

九如山并没有太多的历史文化沉淀,唯一靠点谱的,就是

靠近泰山山脉的地方有个长城古道之说。有一个两千多年以前的齐长城遗址,有明清人士往来穿梭的石板古道,可穿越时空的界限,可触摸远古的光阴,去寻觅古城的残垣遗迹。这历史的痕迹,从长清始,东至青岛海滨,横贯18个地区,穿越1518座山峰,全长1237.8华里,比秦长城早400余年。

九如山的秀美景观,乃是当今人为修建的,但不得不佩服设计者巧夺天工之匠心。我伫立在山腰的一个木亭间,揣摩思索着此山的往昔。这山,这水,这密密匝匝的层林尽染,如此之风水宝地,为何没有佛家的寺院,没有道家的祠观?